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小小
说超
市

遗憾的“赛车”

□李忠元(吉林松原)

诗意的夏天。
露水打湿了清晨。
在那条乡间小路上,杰骑着单车一路飞驰,拨开晓雾晨曦。
杰身穿淡蓝色的连衣裙,骑上单车,黑发飘飘,给夏季乡村添了一道流动的风景。
杰刚毕业,被分配到那所乡村小学教书,每天骑单车上下班,总要经过这条柏油路。从家到学校仅有两公里路程,杰飞驰并快乐着。
有一天,杰惊喜地发现:这条路上多了一个伴儿。
一个英俊的大男孩骑着单车忽前忽后、忽左忽右,像是杰的保镖。
他发现他时,他正巧从她身边超过去,并回头挑衅似的笑了笑。
杰不肯示弱,一猫腰,脚下铆足劲,车轮生风。不一会儿,杰就把那个大男孩甩在了身后。
在骑到大男孩身边的瞬间,杰禁不住扭过头,心中窃喜,一阵兴奋。
从那以后,这种单车竞赛在两个人之间持续着,谁也不说话,只是赛车。
不知为什么,那大男孩偶尔点头一笑,就在杰平静的心湖激起一圈圈涟漪。
每天,杰都在盼着上班、下班,那男孩的形象总是闪现在眼前。杰也说不清自己内心微妙的变化,似乎爱上了他。
“认识他该多好啊!”杰常常在心里甜蜜地幻想。
想象总是美妙的,可越美妙的东西越让人羞于启齿,杰将这种感受囚禁于心。
这样过去了大约半年时间。
一天刮大风,杰一边侧着头,一边费劲地顶风蹬着单车,没注意自己放在车筐里的包掉到了地上。随后赶上来的大男孩将包捡起来,交给了她。
杰微笑着,向大男孩道了一声谢,这是他们之间说的第一句话。
然后,他俩一起推着单车走了一段路,说了好多话。
大男孩说他叫岩,在镇机关工作。
杰边走边打量岩,岩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杰也没好意思追问。到了杰家附近,他们就道别了。
杰望着岩远去的背影,似乎有些不舍。
杰回到家,把包放下的瞬间,忽然发现包里塞了什么,拿出来一看,是一封信,信上只有一行字:“你的美丽吓跑了我的勇气,我的婚礼就定在明天!”
杰吓了一大跳,霎时眼里噙满了泪水……
杰依旧把单车骑得飞快。虽然两个人还是同时上下班,见面时随意地搭话,但谁也没了当初那份赛车的兴致。
再后来,杰与岩先后买了摩托车,骑着单车赛车成了他们各自美好而遗憾的回忆……

春之歌

□顾盛红(浙江嘉兴)

陈欢在中泰地区的一家竹笛厂上班,是单位的技术员。很少有人认识他,但大家都知道他的笛声。

陈欢个子不高,一脸憨厚。有人慕名而来,来到他面前时,他反倒不吹笛子了。他挥舞着双手,滔滔不绝地介绍中泰笛子的制作工艺,精致、严密,经过70多道工序,所雕刻图案以山水花鸟走兽为主,书法内容则多是唐诗宋词。中泰竹笛不仅音域宽广,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,浙江文化厅授予中泰“省民族民间艺术竹笛之乡”称号。

陈欢通常在休息时坐在河边吹笛子。

一天,有个大妈跑过来对陈欢说:“小伙子,我老头子本来有抑郁症,这段日子听了你吹的曲子,精神好多了,太谢谢你了!”大妈激动地拉了拉陈欢的手。

那天,陈欢看到一个女孩光着脚,坐在河边哭泣,肩膀不停地抖动。

陈欢默默地拿起笛子,吹起《春之歌》。

陈欢双目低垂,手指纤长。他拿着一支绘着春燕的笛子,燕子正展翅飞翔。

笛声很轻快,河边柳树开始舞动,花儿舒展笑容,几只小鸟停下来听曲。

女孩听着听着,停止了哭泣,破涕为笑,说:“你这人好有意思,哪有这样挑逗人的。好不容易伤你心,全被你的笛声搅和了。”

女孩理了理头发,又说:“你吹得真好听,能教我吗?”

后来,女孩常常来找陈欢,他们坐在河边吹笛子。吹着吹着,他们开始恋爱了。一天,女孩偎依在陈欢肩头:“我很想出国留学,到国外学珠宝设计,可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。”

“没事,我挣钱供你留学。”陈欢拍了拍胸脯。泪水从女孩的眼眶中流出,滑到了嘴边,甜甜的。

后来,女孩在美国认识了一个男孩,留在了美国。

陈欢依旧上班,空闲时坐在河边吹笛子。渐渐地,听曲的人发现陈欢只吹《春之歌》,不知情的人以为他只会吹这首曲子。

一个晚上,月亮掌灯,清风习习,陈欢坐在河边吹笛子。

他听到身后有人也在吹《春之歌》,欢快的笛声在空旷的夜空中交叉、缠绕、飘荡。旁边的一对情侣情不自禁扭起了腰。

陈欢回过头看,是那女孩。女孩对他会心一笑。

“你还恨我吗?”女孩仰起脸问道。

“刚开始,我有点儿想不通,后来我想通了。我完成了我的使命,只要你快乐,那就是我的快乐。”陈欢的面容,平静得像一汪清水。

“我这次回来谈一点生意,过几天还要飞回美国。”

女孩双眸潮湿。树叶在喁喁私语,枝叶上的芽苞秘密地打开。今晚她想吹个通宵,让城市的上空飘满快乐。

明日,她与他又将各奔东西……

逃生

□曹誉馨(江苏淮安)

将要摔倒的一刹那,我下意识地弯腰,一手撑地,堪堪护住了腹部。

我有点儿惊慌。

看不到丈夫,也看不到其他我熟悉的谁,眼前甚至没有一丝光亮。空气沉闷,我们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,除了大家微微的喘气声,就是莫名的恐惧,还有对前途的未知。

生与死,有时只有一线之隔。

我挪动身子寻到一个角落,空间更加逼仄,还有一股臭气。正是因为这臭气,让我可以避开大家,有了喘息之地。

不论如何,我都要护住我的孩子。

闷罐终于打开了,新鲜的空气涌进来。大家都兴奋起来,挣扎着往亮光处爬,只有我仍蜷缩在角落里,不敢乱动。

果然,就在这时,一阵天旋地转,所有人都往外掉落,如果不是我牢牢抓住角落里那根木棍,也一定会像他们一样。

千万不能被甩出去,不然,我的孩子一定没命!我死死抓住那根木棍,天旋地转还在继续,又加上剧烈抖动,随着一声巨响,我重新头下脚上地倒在了地上。倒地的一刻,我仍拼命护住腹部,哪怕脊背被撞得像要裂开。

肚子,我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,那是幼小的生命在生长。我的宝宝,我想象着宝宝的小脸,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两天后,周遭完全安静下来,我摸了摸肚子里仍然活跃着的小生命,终于决定不再蛰伏,小心翼翼地往外爬。

蓦地,一只手将我凌空抓起,然后,我望见了一双清澈的眼睛。

那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,尽管他的衣服上满是灰尘,他还是细致地掸了掸裤子,然后将我放在膝盖上。

“妈妈,这是一只虾,对吗?就是被轰炸前,我放在家里书柜上那本画册里的虾?”小男孩小声地问身旁的母亲。

“是的,阿莫西。这是一只虾。”母亲的声音极其温柔,她面色憔悴,充满担忧,但仍细心地发现这是一只带籽的虾。她小心地将虾翻过来,“噢,你看,这只虾还怀了孩子,这是一只带籽的母虾啊!”

她抬头看了一眼舱外,他们的船已经越过了边界,正往内海驶去,一旦进入内海,那边将是截然不同的环境。

“我们得放了她,让她生存下去。”她喃喃道,然后领着儿子,捧着满带着籽的我,走到船舷边。

“她能活吗?妈妈?”小男孩担心极了。

“能,她一定能,因为她也是一个母亲。”

男孩的母亲温柔地说,手一松,我便从她手上滑落到水里,尾巴用力一弹,轻巧地游远了。

绘图 吴芳